

# 美学与建设和谐社会

徐碧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7月28日）

建立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是基于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所提出来的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有一定可操作性的理论。它上承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下接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宏伟目标，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的实际状况出发所提出的现实性的规划和目标，体现了共产党人求实奋斗、切实为老百姓谋福祉的宗旨。

从宏观上来说，和谐社会需要一个合理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能够保障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保障国计民生。但是，一个同样不可忽视、从长远来看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这个社会里每个个体身心健康，精神愉悦。如果一个社会，其相当大一部分成员存在心理问题，心理压力、精神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不是一个好的社会。从消极方面来说，它将导致社会犯罪的增加，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从积极方面来说它更是与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初衷相违背。

个体的身心健康，这正是美学所研究的对象。

按照康德的说法，人的心理结构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知者，对知识的追求。求知欲、爱智，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如何求知、人的认识结构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是哲学的认识论和科学研究和探讨的对象。意即意志、欲念，这是伦理学研究的对象。伦理学所研究的正是理性的道德如何克服与生俱来的欲望，使人成为符合社会规范和要求的人。情则是情感，它正是美学所研究的对象。从广义上说，Easthetics 作为感性学所研究、探讨的正是人的感性存在，是社会的、理性的内容如何积淀在个体的心理和感性结构中去，如何把社会、理性的实践结果（其中也包括认识成果和道德命令）积淀、转化为个体自觉的内在心理要求。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义的美学包含了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内容。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因而，任何社会的道德都是对人的天性的克服和矫正，是用合乎整个社会总体存在和发展利益的规范、信念去改造、建构、塑造人的心理，使之克服天性中对乐和欲的渴望，而使其行为符合社会的要求。因而，任何道德规范都带有一定的强迫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与人的天性有相当的冲突。如何协调天性的欲望和后天的道德命令，一直是所有社会的一个难题。传统社会是用绝对的道德命令去要求人，是压抑人天性中对快乐和美的追求以实现道德的目的。但这已被历史证明是与谋求人的幸福的宗旨相违背的。

现代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对个体作为主体的尊重上，建立在对基本人性的尊重上。就人的天性来说，人不但是趋利避害的，还是求乐避苦的。人对那些赏心悦目的东西有种天然的喜好。也就是说，道德的要求是从外面灌输、渗透于人的，它诉诸人的理性；而审美的要求则是从人的生物本能中生长出来的，它并不需要理性的灌输，而直接就是人的感性的本能。孔子一生追求克己复礼，希望人们都能作一个有德的君子。但他也知道“色”之于“德”是更能打动人、控制人的。他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因此，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正视这一事实，对社会的审美化、艺术化发展趋势进行积极的引导而不是压抑。在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人们的生活初步达到温饱的条件下，人的生存的审美化、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已是社会的现实。美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爱好问题，而是渗透、进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在现代社会的生产结构中，休闲品、消费品的比重日益增加，化妆品以及与之相关的系列产业如美容、美发、美体、健身、娱乐等正在成规模地增长；在生产设计中，不仅是功能的因素，而且审美的因素成为设计中的重要因素。在商品流通领域，那些有着高附加值的、符合人们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期待的产品更能热销并获取更大的利润。生活审美化趋势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因为，当温饱问题解决以后，精神的充实、心理的愉悦、情感的放松就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泽厚先生曾提出建设新感性的问题。所谓新感性，与马尔库塞的新感性不同，它不仅是从人的欲望出发，把欲望的升华作为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惟一途径，而是通过人的感官、情欲等心理因素的“人化”，实现人的心理结构的合理化，建设心理本体。所谓人化，是指通过社会实践把理性的、社会的、道德的因素内化、积淀到人的心理结构之中去，使之成为人的心理的自觉要求，从而使人的心理结构趋于合理化。美学中的“人化”理论按照其全称说是“自然的人化”。“自然的人化”分为两个方面：“外在自然的人化”即人对外在自然的实践改造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改变，由原始状态的相互敌视变成相互亲近、依赖；“内在自然的人化”即是前面所说的心理结构的人化，具体说来主要是指人的感官的人化和情欲的人化。只有当一个社会建立起合理的文化心理结构，实现内外自然的人化，才可能真正谈得上人的生存的审美化、艺术化，从而人的身心的要求与社会规范才能达到一致与和谐。

因此，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美学。如果说美学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中扮演过先锋的角色，那么，在21世纪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下，它应该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它将提示，在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要建设现代性的精神文明，要实现真正的社会的和谐，必须有对人的心理和精神存在的审美的设计，必须把审美和艺术纳入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设计之中。否则，和谐目标最终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

邮编：100732

电话：68423275（家）